

御香缥缈录

慈禧后 和生活实录

秦瘦鸥 / 译述
德龄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德

齡／著

秦瘦鸥／译述

御香縹緲录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御香缥缈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清)德龄著.—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
ISBN 7-5039-2386-5

I. 御… II. 德… III. 西太后(1835~1908)—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2236号

御香缥缈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著 者 (清)德龄

译 述 秦瘦鸥

责任编辑 帅 克

封面设计 廖安亚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7-5039-2386-5/I·1093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说 明

该书根据上海申报馆本为底本。作者德龄郡主（习惯称为德龄公主），为慈禧御前八位女官中最为得宠的一位，也是晚清为数极少的受过西方教育、能说英语的女性。她与妹妹容龄郡主同为慈禧近身侍官。该书以作者在宫中亲身经历为基础，叙述了她在慈禧身边的所见所闻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宫廷政治生活内幕，对研究了解晚清史具有参考意义。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本宫廷口述实录。

本书原为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读物，经由秦瘦鸥先生译述，语言优美流畅。

前 序

容龄郡主

德龄郡主当年曾撰《清宫二年纪》一书，早已脍炙人口。后其在美时，闻有出版物流行，乃因远隔重洋，多未曾寓目，亦最大之憾事。去岁复见其新著《御香缥缈录》(Imperial Incense)，捧读一通，不啻慈禧后之野史。同胞姊妹，天各一方，得见此编不胜动雁序纷飞之感。观其章法笔致，容龄固望尘莫及，有如游夏，不敢赞一词也。惟篇中所列，有一二事迹，说得天花乱坠，俨若蜃楼海市，令人不可捉摸，良心所在，姑为证之：如谓慈禧后与荣禄一节，查慈禧后人宫，年始十六，彼时荣禄随任在外，尚是髫龄，彼此未尝覩面，恋爱从何说起？民国十年法国霞飞将军来华，容龄曾备招待之列，其赴津所乘花车，即书中所指之物，实则该车自造成后，慈禧后并未得乘坐一次。至谓宫中鞋匠等事，尤属子虚，查后用之履，向为各王妃命妇所进。回忆逊清时代，愚姊妹出入宫闱，侍后最久，惟吾姊出宫，在后苑以前，容龄离宫，在后苑而后，其中相距又三四载，凡禁内细微琐屑，似容龄知之较为详确，故不惜哓哓为之证明，以作吾姊搜集前朝遗事之一助。若论是编新奇热闹，只作小说看，为消闲释闷则可，若视为纪事，则半属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且未免有伤忠厚。因忆及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详证董小宛事，道德文章，殊足使人钦佩。况容龄对于吾亲爱之手足，自不能已于言，倾诚而出也。知我罪我，其惟德姊。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介绍原著者

秦瘦鸥

这部书原本是英文，书名Imperial Incense，西历一九三三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由纽约陶德曼图书公司出版。原著者就是曾经写过《清宫二年纪》、《金凤》等等几部书的德龄女士。德龄是满清宗室裕庚公爵的女儿；裕庚早年曾做过出使英法等国的出使大臣，因此他的儿女从小就跟着他在西洋各国游历，受了很高的西洋教育，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精通四五国文字。他们姊妹兄弟一共有五位，其中除一四两人（都是男的）故世较早，默默无闻外，余下三位，都享过很大的声名。德龄行三，在清宫执事很久，为西太后所最得用的女官，待遇亦较别人为优；当然大半的理由是因为西太后知道伊曾经出过洋，能写洋文，能说洋话的缘故！

后来伊嫁给了一位在上海当美国副领事的Mr.T.C.White，不久就一同回到了美国去。回去之后，White任充了一家报馆的新闻记者，我们的女作家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著作生活，先后曾写过不少关于清廷秘史，以及西太后个人生活的文字，其中最著名的，而已经有了译本的一部，便是所谓《清宫二年纪》。

伊所写的作品虽然因为是受了伊自己的环境的影响，全是用英文，但是伊对于祖国的文学，也很有研究，能够做很好的诗和词曲，可惜我这里没有现存的可以介绍。

伊今年五十六岁，已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太太了。不幸在四五年前，伊和Mr.T.C.White偶因发生意见，竟至离婚。离婚在新大陆当

然是算不得什么大事，不过我们想伊在到了四五十岁的年龄，还遭逢到这种变故，确实是很可怜的。尤其是一个黄色的人种，独自孤零零地飘流在异国，更是多么的凄凉哀痛？

可是当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下旬伊为着要搜集新的材料，以便继续著作而回到祖国来时，虽然仍自孤零零地一个人，但是伊在轮船上以及旅馆中登记的名字，却依旧是Mrs White，并且还曾向人家提起过Mr White的名字。当我两度（一度在车站上，一度在旅馆里）和伊见面时，心上很想向伊问个明白，究竟有没有和Mr. White离婚，但终觉不便启齿，只能始终作为一个疑问了。

伊和Mr.T.C.White曾经生过一个儿子，而于前年春间，不幸这个华母所生的美国少年，又患病死了。不用说，我们这位已被遗弃的老妇人的心坎上，又受了更深一层的创痛，所以当伊把这一部著作物付印的时候，伊特地在第一页上写了一句极沉痛的话，就是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mond White（为纪念我的亲爱的亡儿柴杜士兰蒙怀而德）。

现在，就是伊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卜居在纽约，仅仅的依靠着出卖文章的收入过日子。但据伊在上海告诉我说，伊在美国所得的稿费却委实很不错，都是论页计算的，无怪伊还能腾出这么大的一笔旅费，到祖国来旅行一次了。并且旅行得非常阔绰，行则沪平通车头等卧车，居则华懋饭店，而服装也是非常的讲究；这在中国的文人（或文女）里头，实在是很少能过这种生活的。

这就是原著者德龄女士的略传。

上面我不是说过，他们姊妹兄弟一共有五位，一四两人已死，还有第二第五两位，却也同样的享过一番盛名；而且这一回译者从事译述的时候，他们两位都曾因吾友唐云帆君的介绍，给我以极可感激的指导。在这里，我也可以给读者介绍一番，因为在这部书中间，他们两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子。勋龄，现年六十岁，就是原著者

的二哥。他是承袭他父亲的爵位的人，在西太后当国的时候，很受过宠遇。同时，他还是一位前辈的摄影家，对于摄影学极有研究，凡慈禧一生所照的像片，没有一帧不是他照的。此刻在北平过着很舒服的寓公生活。

容龄又名山寿郡主(系慈禧指万寿山而赐者)，乃是原著者的胞妹，行五，现为唐宝潮将军之夫人，在北平社交界里，真是很出风头的一位。伊也曾在内廷给西太后充过女官，后来也曾用英文写过一部书，叫做《香妃》，在欧美各国，至今还受许多人的欢迎和称赏。

这部书因为有了他们两位的指导，译者竟能一字不漏的把它翻译出来，实在是非常可喜的。然而译笔的粗劣，还是不能掩饰，惭愧惭愧！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作

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补正

目录

- 前序 容龄郡主……………1
- 介绍原著者 秦瘦鸥……………2
- 1 遍地金沙……………1
- 2 太后下诏备火车……………7
- 3 火夫与司机之幸运……………14
- 4 铁路官员……………20
- 5 随驾大臣……………26
- 6 鸾舆……………35
- 7 接驾……………43
- 8 御衣库……………50
- 9 御膳房……………60
- 10 光绪帝……………71
- 11 女官和宫女……………83
- 12 列车上之小朝廷……………94
- 13 途中……………110
- 14 袁世凯……………122
- 15 田野之欣赏……………135
- 16 老佛爷安抵故乡……………148
- 17 盛京之宫院……………162
- 18 列朝帝王之遗物……………174

- 19 狐仙塔·····189
- 20 射圃·····197
- 21 舐犊情深·····209
- 22 黎园别部·····221
- 23 回程·····228
- 24 桑叶的奇迹·····241
- 25 各业艺工·····249
- 26 御犬厩·····270
- 27 内府浮华·····279
- 28 湖上浮宫·····291
- 29 御医·····302
- 30 仁爱与公正·····319
- 31 朝荷迎日·····326
- 32 太后的梳妆台·····335
- 33 上苑奇葩·····356
- 34 玉体横陈·····365
- 35 异兆·····374
- 后序 睿龄郡主·····389
- 宫廷生活之回忆(代跋) 勳龄先生·····390

1 遍地金沙

春天，桃花象争妍斗胜的在北京城内城外，到处开放着；一阵风过，落花满地，仿佛是铺上了一条绯色的地毯一样；空气中，随时可以闻着一股浓烈的香味。

某一条街上，遍地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大队的人马，浩浩荡荡的在前进。行列极整齐而严肃，除掉人马在沙地上践踏，发出轻碎的沙沙声以外，旁的便听不见什么了。

许多盛装华服的人，跨着马，戴着有貂尾做装饰的朝帽，组成了一队光辉灿烂的队伍。他们座下的马都是最好的蒙古种，光滑的毛片，长而整齐的鬃毛，时时发出耀眼的光来。马鞍上都镶着珍贵的珠宝，脚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装饰，平均每一匹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颜色，几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了阳光的反映，便蔚成云锦似的奇观了！

在这些马所踢起来的灰尘的后面，相距约一二十步，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轿。轿子的两边，画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金龙。抬轿的是十六名太监。在这座轿子的里面，象庙宇里所塑的神



图1 慈禧太后

道一般，端然不动的坐着的，便是当时的皇太后，慈禧，中国四万万人民的主宰。（图1）

在这座鸾舆的后面，还有六乘全部漆着红色的大轿，每一乘大轿，有八个太监抬着。这就是侍从女官们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龄，便是其中之一。

整齐的行列，在一重极度肃静的空气里前进着，人和马都难得

有声音发出来，偶然可以听到格拉格拉的几响，那是笨重的轿杠，在轿夫的肩膀上转动的声音。除此以外，就只那个天下闻名的大太监李莲英，不时在前后左右走动，用一种虽低而极凶暴的声音，向队伍中的人呼叱着。因为这些仪仗，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个人费了很多时候布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从这个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从颐和园的大门起，一直到热河行宫的大门止，在这一条几百里长的官道上，遍地是铺着金色的潮湿的黄沙。寻常的百姓们，但不准走上这一条御道来。就是站在较远的地方，瞭望銮驾在这里经过，也是要立斩不赦的，所以从来也没有人敢大胆违犯过。

行行重行行，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渐渐的折入苍绿色的山谷中去了。我们暗暗在猜测太后这时候心头上所怀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想？伊离开热河差不多已经有整整的五十个年头了，那个地方，可算得是伊的发祥之地。其时，伊还是一个极美丽的，极年轻的女人，伊在宫内的地位，却只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宠妃。因为咸丰突然死了，便顿时勾起了朝中两位权臣的阴谋，他们想把伊那年幼的儿子——同治——黜废为庶民，劫夺下他的皇位来。

虽然伊那时候对于朝中的一切情形，还是不很熟悉，伊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但是环境逼迫伊，使伊不得不用一种极巧妙的策略，去对付那两个阴谋家——载垣和肃顺。后来，伊就怀着满腔的忧虑，把伊的儿子抢出了虎口，就在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上，从热河逃回了北平。当时在路上保护伊的，便是荣禄。在慈禧没有给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荣禄就是伊的情人；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的做伊的忠仆。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却就此很沉痛的牺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过了半世纪了，伊自己也已经给人家尊为皇太后了；荣禄是死了，伊所爱着的儿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只是一个最好猎的李莲英，依旧伴着伊，从这同一道路上，再

到伊的发祥地——热河去。

离开紫禁城，——那个充满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远了，皇太后的一大队人马，不住的在这条黄沙路上前进着；但是五
4 十年前的人马的踪迹，已象过眼烟云一般的不可再见了。

前进，前进，越过了那些绿色的山头，偶然在几处预先布置好的庙宇里歇息一会，……接着，又继续前进。这一队美丽的行列，终于在热河行宫前的那片大空地上扎下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止

得象死的一样！

这些宫殿的屋面上，虽也同样的铺着黄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满绘着麒麟龙凤之类，但是这些工程，看起来终不如北京禁城里的宫殿或颐和园里的宫殿那样的精致；想必是这里的土工们的技巧，确有不如北京那边的工匠的地方。



图2 同治帝朝服像

成群的女官，太监，和宫女，默默无声的随在太后的后面，很迅捷的走着。太后的行走，本来原很轻快的，其时，伊似乎急着要回想到从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这些冷落的宫殿里，穿来穿去的走得仿佛更快了。伊把以前伊做一个年轻的皇妃时候所到过的地方，几乎全走遍了。

后来，又到了一所空闭着的宫殿上，

伊忽然用极低的声音，独自感叹起来。我因为紧随在伊的肩后的缘故，可以很不费力的听道伊说道：

“这一个宝座，就是我们的儿子，在行加冕礼时所坐的！我们至



图3 咸丰帝便装行乐图

今好象还可以看见他坐在那里。——景象是跟昨天一样——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贵的服饰。”(图2)

6 伊的感叹是这样的静穆,而伊的思潮却受了这个可以纪念的加冕礼的冲动,不住的在起伏。当这个加冕礼举行的时候,也就是伊三度摄政的起点。这种情形,简直是同昨天一样。而伊现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伊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伊的婴儿在这上面行加冕礼的那个宝座,好久不作一声,也不回头来看伊身后排列着的一行随从。伊只低下了头,拂过了一个女官,以至于最后的一个小太监,又穿往别的殿上去了。

伊又指着另一座宫殿告诉我们,这是咸丰死后停灵之所,伊说得非常的真切,我们仿佛看见有一个已死的咸丰,躺在伊所指着的的地方;而他所丢下来的一副千金重担,只得让他的娇弱的爱妃给他担住了。——就是现在这个温和的老妇人。(图3)

在没有到这里来以前,太后已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伊自己的历史,现在,伊就把当日最繁华,最幸福的几段事情所发生的地点,一一指点给我认识。我对于伊,是多么伤心啊!但是当我们后来离开了热河行宫回到北京走进了颐和园的大门之后,这些悲痛的陈述,便绝不费事的掷出了我们的脑神经外去了,犹如翻过了一页历史一样;而从此,这一部分的历史便永远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2 太后下诏备火车

近来太后的脾气似乎已变得很欢喜动的样子。我想，也许伊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热河之行的影响。在没有到热河去之前，伊的足迹所至，总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两个地方。虽然在庚子拳匪之乱的时候，伊曾经到西安去过一次，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难当然不能算是出游。这几十年来，可真把伊关闭得闷透了；而宫中的那些朝参大典，以及每天和伊的臣下们集议军国大事的早朝，也不免使伊觉得有些厌倦了。且不管伊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总之，伊是很热烈的在希望过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时对于我自己的种族——满洲人，所加的种种神秘的猜测，或许也是使伊打算出游的动机之一。因此，后来很有人在议论我——虽然并不曾明白的指定——是撝掇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但是依事实而论，自从我们满洲人的祖先在西历一六四四年入关以来，满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进来，很少再回去的，所以也无怪我和我的妹妹对于我们自己的本乡，都是这样的怀念着，希罕着了。

后来，皇太后是决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顺便还想看看东陵